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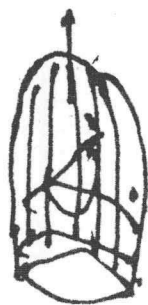
钉子

景徐

著

杭州出版社





钉子

I247.5
1885

著

杭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钉子户/景徐著.—杭州:杭州出版社,2003.11

ISBN 7-80633-638-9

I.钉... II.景...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1024 号

钉子户

景 徐 著

出版发行 杭州出版社

(地址:杭州市曙光路 133 号)

邮编:310007 电话:0571-87997719)

责任编辑 左亚琳

装帧设计 祁睿一

插 图 吴理人

印 刷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35 千

印 张 6.25

版 次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33-638-9/I·11

定 价 15.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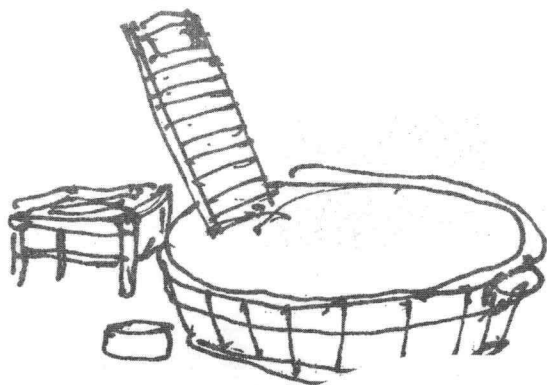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内容提要

小说讲述的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故事。美丽西湖边的一处古老街巷，年久失修破旧的石库门内，挤住着杭城普通市民：因缺婚房而延误了青春的孤男寡女；虽再婚而因无房，不得不仍住前夫居所的怨妇……

拆迁搅乱了他们的生活，旧城改造为他们带来了希望。于是现实中种种不同的需求，掺和着往昔的隐秘，交织显露，混杂演绎……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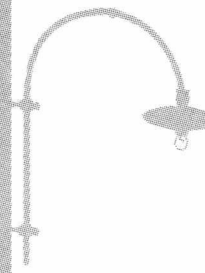
- 一 割腕自杀,又何必呢—— 1
- 二 总算等来拆迁了—— 12
- 三 是回迁,还是易地安置—— 21
- 四 出了人命可不是小事—— 27
- 五 后夫占住前夫屋—— 34
- 六 不按时搬就是钉子户—— 43
- 七 面包会有,奶油也会有—— 48
- 八 怎么一个都不出面—— 51
- 九 拆迁户,都是贪吃平方的虫—— 55
- 十 封条被撕落在地上—— 62
- 十一 两个女人扭打在了一起—— 67
- 十二 死在这里也无人知道—— 74
- 十三 不论回迁还是易地,都得自行过渡—— 79
- 十四 你不要把这事告诉别人—— 84
- 十五 我们又没杀人放火,谁慌谁呵—— 88
- 十六 谁还不知道拆迁公司都是黑良心—— 94
- 十七 谁叫你家是钉子户—— 100

一 割腕自杀,又何必呢

拆迁办的门外拥满了人,小声议论着什么,眼睛则聚光在那门里。一辆急救车闪着红灯,呼啸着朝这头开来,簇拥者闻声,不约而同地闪开一条道,让救护人员抬着救护床急速而进。不到片刻,救护床重被抬出,床上躺着一个年近四十,披头散发,面容憔悴的女子……随着救护床和救护人员的上车,又有两名不同年纪的男子也紧跟而上……车门被关上后,车子呼啸而去。围观者顿即散开,化成三三五五的一堆一堆……

就在救护车呼啸着开走之时,一个秃顶的老头出现在街的另一头。他叫刁德五,一个月前,就腾空了住处,跟拆迁办签下了协议,搬住到萧山乡下的房子里去了。说是乡下,其实跟市区只隔一条钱塘江,如今江上除了茅以升造的那座大桥,又新造了二桥、三桥,公交车来来往往不知其数。老刁月卡在手,几乎是三天里有两天进城,成了西湖边老年公园和吴山上茶室的常客,更时不时要拐到他已搬出的那条街上去看看,因为他虽抢先搬了,却又担心先搬可能吃亏,总想从还未搬出的老邻居的口中获知些信息,以便要求拆迁办弥补他先搬出的损失。

此刻,当他望见拆迁办门外的不同寻常的情景,不禁大为兴奋:“发生了什么事?我得去弄个清楚。”一边想一边加快了脚步。谁知一脚踏空,碰着了路坎,竟“扑通”一声趴在了地上,幸亏他血压不高,身子又矮小,所以不仅没出脑溢血之类的事,反而能一骨碌站起来。尽管他的膝盖被擦去了一层皮,但这点



小伤，又算得了什么呢？刁老头还是一心向前轧闹忙。

“包师母、小苏，刚才发生了什么事？”他一挤进人群，便看见了老房东包凤英和老邻居苏三三，不由情急地问。

被呼作包师母的大约有七十年纪，见问话的是刁德五，便瞪起她那四周已布满皱纹但仍不失明亮的秀目，含着几分讥刺说：“刁师傅，你不是抢先搬走了吗，如何又回来视察？”刁德五呵呵着说：“回来看看，大家都搬得怎样了。”

“搬得怎样了，你没见刚才大姐姐都在这里割腕自杀了吗？”

“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割腕自杀？又何必呢，有话可以好好说嘛。”

“有话怎么好好说？大姐姐家虽只一本房卡，但户口簿是有三本的，可是拆迁办硬是只肯按一户计算，只肯按原面积分一套，你叫大姐姐、大弟弟全家，小弟弟怎么住？大姐姐都四十多了，小弟弟也三十出头了，就因为房子，还没有成家，这次拆迁不给考虑，难道还能有机会？”显然是刁德五的异常平静之态把包凤英给惹恼了，打抱不平起来，“再说了，你有地方好过渡，当然乐得抢先搬，拿那一大笔的奖金啰，但大姐姐姐弟怎么办？当年他们的父母流落到杭州，要不是我收留他们住进我家的房子，就不会有他们姐弟的出生。后来，我把房子交了公，他们家才有了一张公房卡。现如今他们的娘和老子是都死了，可他们都长大成人了呀，都分门立户了呀，住房问题总也得给他们解决才是。做人嘛，总也得为别人想想。”包凤英又用眼角乜刁德五，进一步表露她对刁德五的不满。

“不是我不同情他们，”刁德五忙解释说，“而是拆迁是拆多少还多少，这一个原则，我觉得是很难改变的，所以才觉得大姐姐犯不着犯傻割腕。”

“什么原则！原则也是人根据实际情况订出来的嘛，那就得根据不同人的情况，作变通嘛。比如说小苏，”包凤英又拍了拍身旁的小苏的肩说，“我看，她的情况也跟大姐姐有相似之处，她和小李已离婚，现在重新结了婚，却还住着小李的房子，难道就不该分两套？”

“包师母，只可惜你不是拆迁公司的经理。”刁德五笑着说。

“倒不是我夸口，如果我是经理，我都会考虑这些问题的。你总知道，在五十年代，你们住的房子都是我家的，可我把这么多房子都交了公，要不，你们这次也不会作为公房户拆迁。”包凤英又闪亮着眼睛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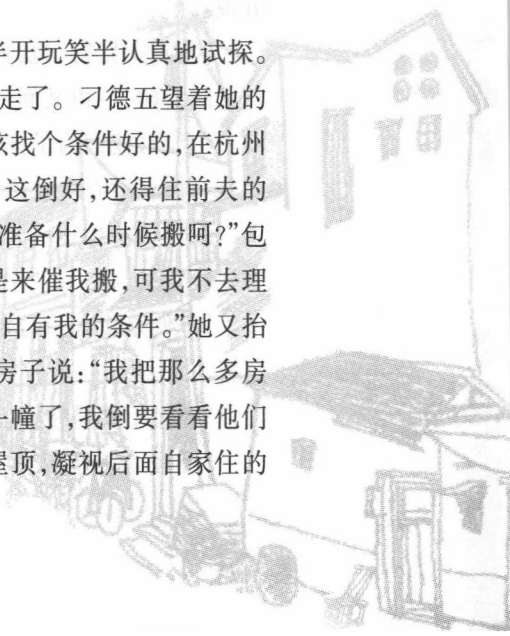
“那当然，那当然。”刁德五连连点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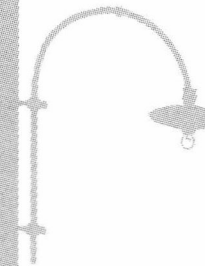
“刁师傅，你搬到哪里去了？走的时候，怎么也没给老邻居打个招呼？”苏三三见刁德五转变了态度，便亲切地问。

“我搬到萧山乡下亲戚家去住了，搬得匆忙，也就没向你们道别。”刁德五半真半假地说，“小苏，要是拆迁办不答应给你和小李各一套，你怎么办？”刁德五又好奇地问。

“不答应，我就不搬。”

“怎么，你想做钉子户？”刁德五又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试探。但苏三三只撇了撇嘴，避而不答地转身走了。刁德五望着她的背影，摇着头说：“既然重新结婚，就应该找个条件好的，在杭州有住房的。可她偏偏去东北找个老公，这倒好，还得住前夫的房子。”又转过头问包凤英，“包师母，你准备什么时候搬呵？”包凤英瞟了一眼拆迁办冷冷地说：“他们是来催我搬，可我不去理睬他们，我跟你们不一样，我是私房，我自有我的条件。”她又抬头看了看沿街包括刁德五已搬出的房子说：“我把那么多房子交了公，现在，剩下的就是这住着的一幢了，我倒要看看他们会怎么安排我！”她又透过拆迁办的平屋顶，凝视后面自家住的





小洋楼，刁德五也注视那楼频频点头说：“要是那时你能沉住气，也像小洋楼一样把租给我们的房子不交公，这次拆迁你就发了。”

包凤英挥挥手说：“过去的就过去了，我只要这次拆迁能给我一个公道。”

刁德五不乏感激说：“这次能回迁，多亏你在三年前的那次拆迁动员会上的发言，要不，还不早把我们骗到乡下角落里去了。”

包凤英说：“我也真没想到自己会在那么大的会场里站起来大声讲话，其实也是出于一时意气，你知道，我是住惯了西湖边的，如何能舍得离开！”

“你的记性可真叫好，在拆迁动员会上竟会一眼便认出区长是先前那个给我们修屋过的木匠，我可就认不出他来了。”

“我哪里是一眼认出他呀！第一次在侨联见他时，不是他先叫我，我也是认不出他的。”

“这次能原拆原回，我总觉得丁区长是起了作用的。”刁德五说。

“我看不见得，也许是出于群众的压力。”包凤英一边说着自己的看法，一边又问：

“老刁，他们给了你多少平方？”

刁德五吞吞吐吐说：“大约四十多吧。”

包凤英吃惊道：“我记得你只有一大一小，怎么会有四十多方呢？”

“他们是按人口分的，而我儿子、媳妇、孙子的户口都在这里。”

“他们不都是住开去的吗？”

“暖暖，那是向人租住的。”刁德五忙掩饰说。

“那你怎么不要求分两套呢？婆媳住在一起是难免要磕磕碰碰的呀，再说老年人和年轻人的生活习惯也不一样。分开两套，儿子、媳妇若不住，还可出租或出卖，这里的一平方价，最少也得五六千，而别处二三千就够了。”包凤英一片好心地为刁德五算着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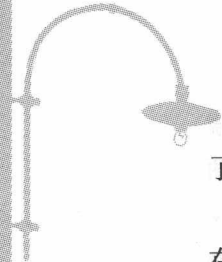
见刁德五闷声不响，包凤英又说：

“唉，你是不该抢先的，大可以看看再搬的，当然，你先搬，拿了一笔可观的奖金，也是不错的。不过，我看你还是拿两套好。”

听了包凤英的一席话后，刁德五不由心绪大乱，直觉得自己早搬是吃了大亏，“唉，我怎么会被那一笔奖金迷了心窍呢？”他自责，他后悔，他本来是想荡一圈后，拐上吴山茶室去喝杯茶的，这一来可没有了上吴山喝茶的情绪，一心只想去儿子家找儿子商量，但儿子是开出租车的，此刻正不知在什么地方转悠呢，去了也是扑空。于是快快地跨上了一辆开往萧山的过路车，急急地想回到老太婆的身边，跟老太婆商量商量。

刁德五长得又黑又瘦，活像一只老猢猻，而刁大妈则浑身上下肉鼓鼓的像一只柏油桶。刁德五自搬到乡下后，在乡下闲得发慌，便三天两头跑城里，而刁大妈在乡下养鸡养鸭又种菜，忙得不亦乐乎，人也瘦了一圈，本来嫌小穿不上的衣服，竟一件件合身起来，有道是千金难买老来瘦嘛，刁大妈不禁暗暗高兴，更是以忙为乐。

为防鸡进菜园啄菜，这天她正在菜园用竹筑造篱笆，在不经意的抬头中，却瞥见她的瘦老伴，一脸晦气地低着头朝家门口走来，于是忙放下手上活儿迎上前去问：“老头，你的脸色怎么晦气搭煞的，是不是人身体不大好？”刁老头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说：“欢子娘，我们早搬吃大亏了。”



割腕自杀，又何必呢

“早搬有好处是你说的，怎么又说吃亏呢？”刁大妈一边拿了块毛巾给老伴擦头上的汗，一边问。

“大姐姐、小苏都在争取拿几套房，为了这，大姐姐今天还在拆迁办割腕。包师母还说，我家应该拿两套房的。”刁德五一边擦汗一边回答。

“约也签了，搬也搬了，她说又有什么用？再说，欢子是有房子的，我们拿两套也没有必要。”刁大妈倒蛮心平气和。

“嗨，你真是个木鱼脑壳。有了两套房，我们可以一套自己住，一套出租。像我们这类地段，出租价是很高的，说不定会超过我俩的退休工资呢。”

“我是叫你不要抢先，可你不听，偏偏要抢先，说什么先搬，五个人能拿到一万五千元奖励金。现在奖金已拿了，还吃什么后悔药啊！”

夜晚，仰卧在床上的刁老头，翻来覆去难以入眠，他不死心，他决意明天起个早，赶在儿子还未出车前，找儿子去商量。

老头子为赶进城的头班车，连每天清晨必喝的那杯水也未喝，就边披衣边走出了家门。又深怕儿子会提早出车，所以一路上催驾驶员快开。驾驶员说：“老大伯，你若再催，那我把车开进钱塘江，你可不要怨我。”说得车上的乘客都道：“大伯，看你年纪也要六七十了，怎么性子比我们年轻人还急？”

老头是买公交月票的，平日也就不肯再在乘车上另外花钱，这天为了抢时间，他破天荒跳上了一辆三轮车，人还没有在车上坐稳，便催三轮车工快踏。三轮车工说：“老大爷，看你这般急，难道是出什么事了？”刁德五恼道：“你管你的踏车，问这么多作啥？”

进了儿子住的小区，他什么都不看，只是朝儿子停车处看，见儿子的车还稳稳地停在那里，他的一颗忐忑的心才平静下

来,才觉察到头上是汗津津的。

“爸,你怎么这么早就进城来了?”正在用早餐的儿子欢子,吃惊地问。

“欢子,欢子,我们失算了。”老头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什么失算?”欢子停筷问。媳妇也从厨房内走出,关切地问:“爸,早饭还没用吧?”老头像没听到媳妇的询问,还是直朝着儿子说:“欢子,我是说,我们早搬失算了。昨天,我到那里去看过,还有不少人家没搬,大姐姐正在争取分三套,都已经割腕了。苏三三也在动这方面的念头,要给自己分一套,给离婚的老公也一套……按道理你们一家三口,也是不应该和我们合一套的呀。”

“我是叫你们看看再搬的,可你们不听,现在搬也搬了,合同也签了,就别吃后悔药了。再说,我今后又不会回去跟你们住,你们有近五十个面积,两个人住住,也是挺不错的了。”

“傻小子,房子是不嫌多的,拿个两套,一套我和你妈住,一套,你们不住,可以出租。西湖边的地段,出租收入恐怕还会超过我和你妈的退休工资呢。”

在一旁的媳妇顿时大感兴趣:“那样的话,我也不用到外面打短工了。存点钱,欢子也可买辆自己的车,就省得付租车费了。”

“那就得想个办法去毁约。”欢子摸着脑门说,“找个什么理由呢?”

“就说我和婆婆之间不和,早就是分家了的。是老人自主主张签的约,并没有跟我们小辈商量,所以要重分,分成两套。”媳妇想出了主意。

“办法不错,只是口说无凭,恐怕人家会不理,最好能弄个证明,那就理由充足了。”刁老头顿时茅塞顿开。





割腕自杀，又何必呢

“弄个这种证明，容易。我在法院里有朋友，我今天就去找他。”欢子也来了劲，并且很自信。

从儿子家出来，刁老头只觉得脚轻飘，心也轻飘，欢乐地想：“这小子，倒像是我的亲骨肉，说干就干的脾气，活脱脱跟我一样。”

有一个秘密，这个秘密除了他和刁大妈，还有他那个该死的堂弟，是没有第四个人知道的。

别看刁德五瘦得像只猴，可年轻时候倒长得白白胖胖的，脸上连一根胡子也不长，所以大家都戏称他为“太监”。不知是不是这种称呼给年轻的刁德五造成了压力，总之，他跟刁大妈结婚了三年，也不见刁大妈有喜，而他却愈发白胖起来。又过两年，见老婆的肚皮还是大不起来，刁德五便更觉心慌心虚。这时，他的堂弟从萧山跑到城里做磨剪刀的生意，吃住在他的家里。刁德五白天要去店里站柜台，迟到和早退都不行，而他的堂弟干的是“自由职业”，随早随晚，出门不出门都无关紧要。常常是堂哥走了，堂弟还光着上身躺在只隔一层板的小房间里睡觉。而刁大妈在那个年头也才二十五六岁，免不了对强壮的堂弟暗生出爱慕之心。堂弟还会唱的笃板，常唱得堂嫂春情难抑，于是竟成了床上鸳鸯。那时的刁大妈，就像一只贪吃的猫，巴不得老公天天上班夜夜不归，好和小叔尽欢。常常是老公一出门，便急不可待地钻进了小叔的被窝。谁知有一天，刁德五回家拿东西，见门窗都紧闭，用钥匙开门，门锁保了险，这才警觉，这才意识到老婆对堂弟的过分的关爱，可能隐含着“奸情”。顿即便想一脚踹进去，看明真相。但却又转念：“家丑不可外扬，我这一踩门，定会惊动左邻右舍，更何况，捉贼要捉赃，捉奸要捉双，等我踩开门进去，他们已把衣裤穿好，弄不好，反倒会吃他俩的一顿‘饨饨儿’呢。”于是抬起的脚又放下，收起钥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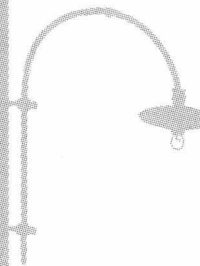
悄悄离去。而室内的这对野鸳鸯，正沉浸在颠鸾倒凤中，竟一点未觉门上有什么响声。

当天晚上，当堂弟去西湖边溜达，而妻子也到邻居家去串门时，刁德五便在门锁保险上做了手脚。

第二天七点半左右，他在出门时，对还睡在床上的老婆说：“店里派我去临安出差，晚上恐怕不能回来，我看厨里剩菜很多，你就不要去菜场了，还是睡个上午觉吧。”刁大妈显出一身疲惫的神态连连点头。昨晚刁德五也不知出于何种用心，就是跟老婆缠个不清，特意把床弄得吱吱响，而他原先为了不惊动住在隔壁小房里的堂弟，在行房事时，是极小心的。

再说那堂弟，年纪轻，性欲正旺，和堂哥堂嫂又只隔一层板，平日晚上就特别关注哥嫂的房事，怎又经得起堂哥的一番引诱，那东西不知已勃起多少次了，于是只好等着堂哥快快出门，待到堂哥一下楼，竟急不可耐地光着身子钻进堂嫂的棉被窝里了。堂嫂也在等着这一刻，于是两个赤条条的紧紧地合在了一起。“看你猴急的！”堂嫂娇嗔地说。“谁叫你们昨晚弄得那样响！”堂嫂说：“弄响又有什么用？他还不是瞎操操。”“那看来真格的。”说着便入了港。谁知正在此时，房门大开，堂哥已一个箭步冲到床前，掀起了那床遮羞被……于是赤裸裸的一对，便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刁德五已把一个耳光打在了堂弟的半边脸上，刁嫂子忙抢衣服遮羞，却被刁德五一把夺下：“你还用得着遮盖自己的身子吗？是他没见过你的身子，还是我没见过你的身子？”刁嫂被斥得满脸通红，只是恨不能有个地洞可钻！堂弟却一身男子气说：“哥，不要怪嫂子，是我不好。你说吧，你想如何处置我？”

“要我如何处置你？我要让你吃污！”说着，便端起装尿的痰盂，送到了堂弟的口边要向他口中灌。这才吓得堂弟跪倒在



地板上，苦苦哀求说：“哥，你就饶了我吧，我把我到杭州赚的钱全给你。”刁德五仰头冷笑说：“就你那么点钱，休想我会放过你。”

“哥，那你要怎样呢？”

“我要你乡下的房子。”

“我，我房子给了你，我今后住哪里？”

“那是你的事，不给，休想从我这里走出！”

“好，好，我给，我给！”

刁德五当场令堂弟写下了文书，签上了名。然后，才让堂弟穿上衣服，并把他的吃饭家当——磨刀工具夯不锱铄地砸下了楼。这堂弟满怀羞愧，在砸落刀具的撞击和落地声中，抱头鼠窜跌跌撞撞地逃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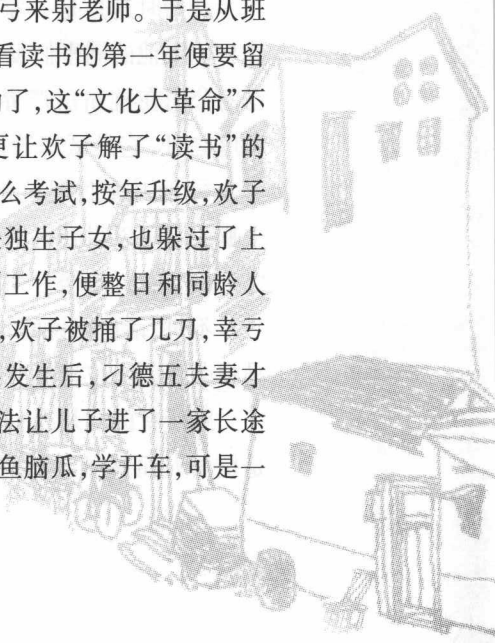
刁嫂则哭得像泪人儿似的，刁德五怒气冲冲地说：“干下了这等不要脸的事，你还好意思像受了委屈一般哭！你夜夜要我，我也夜夜尽了力，你还不满足，你这个骚货！”刁嫂抹去眼泪说：“我们都结婚五年了，也不见有个喜，我料定是你不行，所以才想这样能怀上个孩子。”被刁嫂这么一说，刁德五果然不再言道了。过了两个月，刁嫂果然爱吃酸吃辣的起来，又过了几个月，刁嫂的肚皮也鼓了起来，又过了几个月，刁嫂便在医院里生下个男孩，起名欢子。

欢子虽不是刁德五的亲生，但外人有谁知道呢？更何况，说到底也是刁家血脉！故此，刁德五视欢子为己出。月子里，欢子还软皮皮的像只猕猴，刁德五便在喝老酒时，常把一滴酒滴在欢子的唇上，逗儿子玩。待到欢子会走路时，他便带着欢子去澡堂洗澡，当欢子被脱得光光，尽露小屁股和“小鸡鸡”时，刁德五便会情不自禁地拍一下欢子的小屁股，夸赞说：“好小子，长大了一定是个彪形汉子。”

欢子长到五六岁时，刁德五便带着欢子出入茶楼，他把欢子搁坐在自己的大腿上跟茶友们边喝边聊。他的茶友文化程度都不高，闲聊中难免有一些粗话和骂人话，小欢子耳濡目染，小嘴里也就不干不净起来。这一来，吓得邻居不肯让自己的孩子与欢子一起玩耍，有时到了一起，也经常发生打架。一打起来，刁德五便会出门偏袒欢子：“他妈的，谁敢欺侮我家欢子，我操他祖宗八代！”

欢子到了七周岁，跟街坊邻居的孩子一同进了附近的一所小学。但欢子对读书毫无兴趣，比如“天安门”三字，别的小朋友，听从老师指导，一笔一画地写，写得工工整整，而欢子写得歪歪扭扭。老师让他重写，他写来写去，还是不合格。但欢子壮实得像一头小牛，力气也像小牛，若有小同学哄笑他写的字，他便会突出大眼珠，挥起小拳头揍对方。于是同学给他起了个绰号“大灰狼”。欢子毕竟年小天真，反倒对这个绰号很喜欢，常常装出大灰狼的样子，吓唬同学。

上课时，欢子不肯有一刻安耽，身子转来转去活像个陀螺，老师转身在黑板上写字时，他还掏出弹弓来射老师。于是从班主任到任课老师无不对欢子摇头。眼看读书的第一年便要留级，岂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发动了，这“文化大革命”不仅让小小的欢子逃脱了留级的厄运，更让欢子解了“读书”的套。尽管没有读什么书，也没有经过什么考试，按年升级，欢子算读完了小学，又读完了初中。因为是独生子女，也躲过了上山下乡的一关。不过在城里，又找不到工作，便整日和同龄人在一起东游西荡，甚至打群架。有一次，欢子被捅了几刀，幸亏不是致命的，经抢救保住了小命。这事发生后，刁德五夫妻才商量着要寻个事给儿子做，刁德五便设法让儿子进了一家长途运输公司。说也怪，欢子读书像是个木鱼脑瓜，学开车，可是一





点就通。但儿子在运输公司跑长途,夫妻俩又难免不为儿子的路途安危担心,于是在儿子分到一套公房后,便策动儿子离了职,开起了出租车。尽管车是租的,但在市内开,安全有保证,收入也不低于开长途。

二 总算等来拆迁了

承包拆迁和开发这一地块的公司是金牛房屋开发公司。这公司的前身只不过是区房管局下的一个修缮队。经理马根荣,早先就是这个修缮队的队长,木匠出身,人绝顶聪明,二十出头时,就拥有了“小鲁班”的美称,如今已四十多年纪。正是他的胆识智慧,把修缮队脱胎换骨成了房屋开发公司,自己也就由队长成了公司的经理。

开始时这只是一家不起眼的小公司。但马根荣是何等人物!他跟他的同事们发奋努力,竟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就让自己的公司在杭州房产界小有名气。自然金牛公司也有它得天独厚之处,它是区房管局下的第一家房产公司,也是惟一的—家公司,而中城区是杭州的老城区,旧街老巷比比皆是,只要看中哪块就可以得到区里的支持,这是其他的公司不能跟它比拟之处,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

不过,话也得说回,有了“月”,也要有能做“月”下文章的人。马根荣正是一位善做“月”下文章的人。

跟所有的杭州人一样,马根荣热爱杭州,热爱西湖,以自己是杭州人而感到不胜荣幸。是呵,谁不爱拥有西湖的杭州